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宗教
藝術比較研究論綱

傅 謹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519
2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宗教
藝術比較研究論綱

傅 謹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宗教藝術比較研究論綱 / 傅謹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民83

面；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68)

ISBN 957-668-186-3(平裝)

1. 宗教藝術

901.7

83002186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宗教藝術比較研究論綱

(1991年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傅	謹
指 導 教 授：	周	來
發 行 者：	邱	家
出 版 者：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3635008

傳 真：(0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四 月 初 版

印數：500本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台幣 220元

ISBN-957-668-186-3

《宗教藝術比較研究論綱》序

傅謹君是我第一屆博士生，他的博士論文《宗教藝術比較研究論綱》即將在台灣出版，囑我為序，我欣然命筆，並感到由衷的欣慰。

初與傅謹君接觸，感到他無拘無束，較為散漫，時間一長才知道他做學問極為認真。他勤於閱讀，深入思考，幾年來孜孜不倦，這部書稿的問世即一明證。記得一個平凡的冬天的晚上，我到他的宿舍，看看他的論文寫得怎樣了，因為離答辯的時間已不遠，我有點耽心。他告訴我寒假也許不回家了，集中精力寫論文，即使回去也要在交上論文之後，請先生放心，語調很平淡，但我聽得出那裡面蘊涵著堅決和信念。我半信半疑，還是催他早動手，但在期末他的書桌上還未鋪開稿紙。寒假開始，這是休息調整的時間，我反而不好催他了。誰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竟捧著十多萬字的論文送到我的面前。他寫得很快，全憑記憶，不再查閱；他寫得很順，文字很少改動，第一遍草稿就像重抄過一樣乾淨清晰。若不是平素博聞強記，嫻熟於胸；若不是深思熟慮，究明大道，是難以達到這種學術境界的。

傅謹君，生於浙江，攻讀碩士學位於杭州大學，地靈人傑，江南的山山水水賦予他以詩人的氣質。他長於敏銳的感觸，深情的體驗。我讚賞感性的鑒賞力，但更崇尚理性的思辨。在我這裡的三年，給了他以理性的熏陶、邏輯的磨練，使他把感性的體驗與理性的思辨、把動人的詩意和醒人的哲理內在地融會起來。無

怪乎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謝冕教授說讀他的論文是一種享受，並且還給人以啟迪，給人以教益。

宗教藝術國人研究的不少，但多為單篇論文，真正從美學上宏觀地系統地對中西宗教藝術作深入研究的專著，這還是第一部。而其內容的充實，思維的深邃，觀念的新穎，見解的獨創，使他的著作，不但有自己的理論特色，而且達到了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和理論水平。全國宗教會會長羅竹風教授稱讚他的論文「是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並非虛辭。

傅謹君多才多藝，祝他在這個需要人才的時代，充分發揮才智，作出更多的貢獻。

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美學研究所所長

周來祥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

目 錄

序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宗教與藝術·····	1
第二節 發生學的考察·····	9
第三節 宗教藝術·····	22
第二章 朦朧的原始天地·····	31
第一節 史前洞穴繪畫·····	31
第二節 神話和神的誕生·····	42
第三節 原始部落的歡歌狂舞·····	53
第四節 為何裝飾·····	62
第三章 人類精神的黎明·····	75
第一節 動人的原始雕塑·····	75
第二節 不死的古埃及·····	87
第三節 希臘·希臘·····	99
第四章 耶穌基督的征途·····	115
第一節 《舊約》和《新約》·····	115
第二節 基督教精神與繪畫意識·····	127
第三節 拜占廷建築與哥特式建築·····	138
第四節 狂歡節文化與復活節文化·····	148
第五章 早熟的東方人·····	159
第一節 殘酷無情的佛本生故事·····	159

第二節 佛像的超然與慈悲·····	171
第三節 寺廟與佛塔·····	184
第四節 釋迦牟尼與耶穌基督·····	194
第六章 返樸歸真·····	205
第一節 高風絕塵的老莊·····	205
第二節 方術：藝術化的人生·····	219
第三節 名山：藝術化的自然·····	233
第七章 結語：價值論的思考·····	247
後記·····	251

第一章 導 論

人類是一個整體，同時又以個體方式生存；人生於自然，又創造出了超出自然水平的文化。在相同的生物學基礎之上，在不同的地域環境，人類的精神生活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我們從跨文化的視野來總體地審視人類精神活動，並且把焦點集中在宗教藝術這一特殊的領域。這是個變化無序的萬花筒，閃動著五光十色的華彩。讓我們遨遊其中，親身領悟它的奇妙和魅力所在。

第一節 宗教與藝術

莎士比亞堪稱世界上最偉大的戲劇家，而他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對人性深邃的洞察，就像他筆下的李爾王所說的那樣：

如果人生只是肉體需要，

那人和動物就一樣了。❶

意識到人與動物的不同，就是人性的開端，文明的開端。文明使人類有了一種清醒的自我意識，知道自己所從事的事業與動物的活動有一些本質上的不同，但是究竟是什麼使得人類不同於自然界裡同樣生存繁衍著的其它動物，不同人的意識中對這個問題卻不一定都有明確的答案。這種區別當然不僅僅是物種學上的，人類除了和其它動物屬於不同的物種之外，還具有什麼更重要的，或者說更能夠令我們自豪的特徵嗎？在某種意義上說，了解人類与其它動物之間本質的區別，與人類為了物質意義上的生存繁衍一起，構成了人類所有活動的兩個最重要的核心。如果說

人類為了物質意義上的生存和繁衍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都具有無可懷疑的現實價值的話，那麼人類對自身的認識與思考，就具有無可懷疑的精神領域的價值和意義。而人類所擁有的這種追求精神領域的價值與意義的能力，雖然不能說就是人類比起其它動物來更了不起的理由，至少可以說它正是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它動物的最主要的、也是最明顯的原因之一。

人類儘管有著數不清的理由要把自身與動物界區別開來，卻仍然和所有動物一樣，都首先是一種純粹自然的生物，都是無所不包的大自然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組成部分。然而人也經常會有一些超出由他的自然屬性和基因所規定了的生活方式的創造性行為，而且這樣一些原來也許只是偶然的盲目衝動的結果，居然積累到了一定程度，足以形成一個與自然系統可以相互獨立甚至相互頡抗的人文系統的時候，人類由於意識到自己所創造的文明與原初的自然之間具有不同的屬性，人類所創造的文明不僅在物質層面上改變了它的自然狀態，而且使這所有的創造物擁有了超越自然和物質層面上的，也即某種更為內在的價值，使得這些創造物已經不再是原有的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成就為一種嶄新的存在，不免要為自身的能力而感到自豪。同時也正因為人類會為了自身的這種非同尋常的創造能力而感到自豪，並且終於能夠開始自覺地運用自己的創造能力，以試圖進一步改善自己所生存的環境，這就使得人類開始從原來的動物性的存在方式轉而演化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文化的存在方式。這種文化的存在方式的最表層的表現特徵，就是對於物質的自然界的改造。而它更深層的表現形式，則是對人類自身的再造，為豐富自己精神生活所作的種種努力。

隨著文明的衍生與發展，人類終於能夠在心靈上擺脫了對自然界的完全的依附感，在心靈上離開了自身所在的無比強大的自然界，把自己當作與自然界並存的獨立存在。同時，一種征服自然的野心也就油然而起在心中，而這種野心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不滿足於現存的生活方式，而要追求更完美的生活，人們一般將這種更完美的生活稱作「幸福」。

科學就是人類征服自然，追求幸福的這種野心的表現形式之一，人類滿心想要在物質的領域裡對自然宣戰，想要戰勝自然界，超越自然界加之於人類之上的種種束縛，他們不僅想要探究認識大自然最核心的秘密，而且想要利用這些秘密，以操縱神秘而不可知的大自然。然而科學越發達，人類反而越是清醒地意識到自身在大自然及其規律面前的軟弱無力，越是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認識能力的局限；同時，科學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人類自身的力量，給人類帶來了許多物質方面的進步，卻也是導致人類自身能力退化，以及對人類所生存的自然環境帶來許多毀滅性破壞的罪魁禍首。如果說在整部人類歷史中，科學確實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與意義，那麼現代科學還有更為重要的價值與意義，那就是讓我們知道了科學並非無所不能，人類也並非無所不能，而對自然界的征服，也許最終反過來會變成自然界對人類最嚴厲的懲罰。科學是人類表現自身能力的最有效的手段，同時它也昭示了人類最深刻的悲劇。

哲學則是人類試圖戰勝自然，追求幸福的另一種努力。在哲學看來，人類的幸福不僅繫之於物質生活的進一步豐富，同時還繫之於心靈與精神領域的滿足，一種終極意義上的滿足。要在精神領域戰勝自然，追求幸福，首先就要認識人本身，認識人與他

所生存的自然界的相互關係。我們有理由相信，所有哲學的唯一目的就在於回答赫胥黎曾經提出過的那個永恒的問題——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哲學要確立人類生存之根本，由此來解答人類始終關心的終極命運這一難題，然而這個問題的回答卻並不能令人們滿意。如果說在人類尚處於剛剛步入文明之坎的年代裡，哲學的探索曾經充溢了滿心的自我欣賞與沾沾自喜，那麼哲學日益成熟的結果，無非也就是讓活著的人們越來越明白了生存的窘境和前途的渺茫。哲學確實試圖使人類從一種純粹自然的動物，成為一種能夠思考的存在也即成為帕斯卡所說的「能思考的蘆葦」，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的存在也即黑格爾所說的「自在自為」的存在，然而哲學最終卻發現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這就是在浩渺無際的宇宙中，人類實際上只是一種再卑微不過的生物；同時，人類實際上也並不能真正地認識自我。而且哲學的殘酷還在於使人類知道了命運不可抗拒的力量，人實在無力與自己的命運抗爭。哲學向人類預告了一個絕對宿命的未來，就像一羣憂鬱的先知用嘶啞的聲音昭示人類，不管你接受還是拒絕，這一天就要到來。當哲學的眼睛仍然依稀迷朦時，它只看到一片詩意般的美好和人類光明的前景，而理性一旦覺醒，這種幻景即刻便如同海市蜃樓般消失，剩下的只有命運在敲門的陣陣回響。

科學與哲學確實是人類所能夠找到的尋求幸福、戰勝自然的最現實的途徑，它們分別從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上，試圖最大限度地完善人類自身。這種努力在最初的階段表現出了它們明顯的效果，它們也的確是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最巨大也最直接的動力。然而科學與哲學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它們對人類發展的推動到了一定程度，它們內在的脆弱也漸漸表露了出來，科學與哲學

帶給人類的不僅僅是福祉，同時還有那種深刻的危機感。人類在享用著科學與哲學帶給我們的巨大的福祉的同時，也不得不同時分享著它帶給人類的這種危機以及在這種危機感籠罩之下的惶恐、焦慮。那麼，人類要戰勝自然，追求幸福，難道就非得要以犧牲了心靈上的安寧作為代價？不是的。自從人類成之為人類時起，在這種有思想有精神世界的特殊物種的心靈深處，就注定有一種強烈的走向幸福的衝動，它以無法描述的巨大內驅力，促使我們去尋找戰勝不安與焦慮的途徑，促使我們致力於追求人類真正意義上的幸福。哪怕人類已經深知悲劇命運是最終無法擺脫的宿命結局，至少我們還可以學會如何來優雅地欣賞這齣無比崇高又無比宏大的悲劇。假如我們能夠暫時忘掉無法預知又無法改變的未來，假如我們能夠暫且扔開緊緊纏繞著身心的憂慮和傷感，假如我們能夠用自己全部的感覺和所有的熱情緊緊擁抱今天，這樣，也許我們能夠悠然咀嚼悲劇的碩果，在欣賞這齣永恒悲劇的過程中捕捉到幸福的一瞬間，而當我們整個身心都沉浸於這幸福的一瞬之中，那永恒的悲劇性中所包含的痛苦就會悄悄逝去，成為生活的一個模糊的背景，化為一股全然外在於心靈的輕霧薄煙，顯得離我們真實的生活那麼遙不可及，而正是在這時，我們也就體驗到了人類時刻在追求的所謂「幸福」；面對自然界的無比威力，我們也就贏得了一瞬間的勝利。

這就意味著人類不僅可以在科學與哲學這種與自然和人類自身直接相關的領域裡現實地清醒地看取人生及其命運，也能夠採用另一種非現實的、超然的、也是審美的態度來把握宇宙和人生。這種非現實的、超然的、也是審美的態度在人類歷史上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就是人類所創造的宗教和藝術。

宗教是人類深層意識中自覺萌發的獨特的心理需求，它通過心靈建構的，與人們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觸到的經驗世界截然不同的另一個超驗世界，以及通過對這個虛構的超驗世界的追求和體驗，使我們得以掙脫現實世界的枷鎖，同時也戰勝現實世界帶給我們的所有痛苦。或者更準確地說，它能使信仰者在全身心進入宗教情緒之中的那一刻，完全擺脫了現實世界加諸人們身心的所有束縛。宗教並沒有什麼現實意義上的追求，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也無助於改變我們生存的現實境遇，但是它無疑為人類開闢了一條在精神上通往幸福的道路。它雖然不能使人們在物質層面上生活得更好，卻有能力讓人們忘記了現存的所有威脅，從而大大緩解了人類內在的危機感。

對於一個在宗教信仰中獲得了心靈上的安寧的人，人類在物質領域所曾經取得的那可憐而不堪一擊的成就已經不再是值得自傲的理由，同時，那無法把握又無以言喻的現實和命運也失去了它使整個人類陷於沮喪和恐懼之中的力量。宗教告訴我們，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在用甜蜜而不真實的聲音告訴我們，在我們平時經常接觸的瞬息即逝的現實世界背後，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善良而又仁慈公正的超驗力量，它能夠保證人類最終戰勝現實世界中所有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給予人類以永恒的、超越於個人命運之上的幸福，它能從天國中播撒出一線光芒，指引我們走向這一幸福的永恒。只要我們相信宗教所暗示的這種神聖力量，即使現實世界裡有數不清的不可戰勝不能逾越的邪惡和痛苦，即使個體的生命本身是那樣短暫，短暫得讓理性很難接受，由於有了這種神聖力量為我們的未來作出的保證，人類就有可能在精神上、在心靈世界裡獲得永恒，獲得真正的幸福與成功。

藝術則是深深植根於人類深層意識之中的另一種獨特的內心衝動。作為一種創造性的體驗，它使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能自由地創造出一個讓自己的心靈獲得安寧的幻夢世界。藝術和宗教一樣能夠使我們得以暫時地擺脫身處現實世界之中時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夠讓我們在精神領域裡戰勝現實世界中所有的壓抑和不滿。藝術讓我們用整個身心緊緊地擁抱這世界，用滿懷的愛心感化世間所有邪惡和痛楚，同時也使人與宇宙有機地融為一體。藝術雖然並不能現實地重構這個世界，但是它能夠取現實世界為材料，在心靈中構築一個比現實世界更為美好的幻像，這個奇妙的過程能夠用以滿足我們在現實世界裡也許永遠無法真正得以滿足的那些心理需求，也足以讓我們在壓抑的人生道路上積蓄已久的痛苦和憂傷得以排遣、渲泄。藝術無法改變現實，也根本無意於妄圖去改變現實，但是在它創造性地重構現實的那一瞬間，人類就已經真實地體驗到一個全新的美好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人類以其心靈中的實際感觸確證了自身此時此地的真實存在，得以借這種此時此地的真實存在去與永恒的悲劇宿命抗爭。這充滿激情的抗爭的一瞬，同時也就意味著對冷酷無情的，外在於人本身的自然力量莊嚴的否定。

於是，雖然我們永遠是一個現實的人，雖然我們永遠也無法真正改變自然界加諸我們身上的所有枷鎖，也無法超越大自然鐵的規律的束縛，我們卻終於有了宗教和藝術這樣兩種特殊的生存方式，從而使人類有可能在純粹精神領域裡超越人生所有的痛苦和悲劇情調，體驗到作為一個人而存在所特有的幸福和喜悅。這不正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嗎？我們所永恒追求的，正是作為一個人對幸福與滿足的完整體驗，它注定要在人類創造宗教和藝術

的過程的真實體驗中得以實現。這種真實體驗能夠真正使人超越了現實世界所有的羈絆，讓心靈進入廣闊無垠的精神空間，在那裡可以自由地盡情遨遊。既然人類永遠不可能從根本上超越現實的物質世界，同時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戰勝自然界的束縛，不可能擺脫與生俱來的悲劇命運，那麼，至少我們還可以在宗教和藝術中見到暫時地戰勝宿命的可能。

哲學和科學在促進了人類智力增長，改善了人類現實的生存境遇的同時，也使我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在人生旅途上的無奈和無助。宗教與藝術則用手造的夢幻般的世界讓我們忘卻這一切，用精神領域所獲得的快感來替換在物質生存領域感受到的痛苦。它使我們精神飛揚，得以超越腳下凝重的大地的束縛。

在這個意義上，宗教與藝術有著完全相同的功能和目的，正如哲學和科學也有許多相通之處一樣。而且，宗教與藝術的和聲並不止於在這一處奏響。正像科學和哲學都訴諸理性，用冷靜的思考和現實的探究讓我們認識自己以及身處的世界，盡情地揭示自然與人類之間冷酷無情的對立關係，宗教與藝術則訴諸感情，用夢幻的朦朧和詩意的筆觸，為那個隨我們的心一起跳動，與我們的血液一起沸騰的宇宙染上一抹柔和的色彩，向我們展示出一個充滿愛心的溫馨天地。只因為有了這一份溫馨，陰森森的命運之黑幕被撕開了一道裂口；這一抹溫馨的柔和賦予我們的生存與奮鬥以人性的意義，讓人類哪怕在最絕望的時刻也能夠看到一線光明。更重要的是，這一線光明並非來自外在於我們的客觀世界，它就來自我們的心靈深處，它蘊含在獨特而無可重複的宗教與藝術活動的真實體驗之中。這是超凡脫俗的體驗，因而也是真正富於最充分意義上的人性的體驗。

在坎坷曲折的漫漫人生旅途中，有了宗教與藝術，我們就有了超越現實人生的悲劇和痛苦的機會。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人類自身的渺小，也不免要對人類所有現實的努力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產生各種各樣的懷疑，彷彿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縱著宇宙人生中的一切，在玩弄著人類這微不足道的生靈，在不經意之間就有可能使人類千辛萬苦得來的一切成就化為虛無。但是在宗教與藝術中，我們卻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只屬於我們自己，只服從我們自己意旨的生命之流。這是與客觀外界，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完全隔絕的另一個天地。宗教與藝術幫助我們逃避現實，逃避現實世界中所有的悲哀和痛苦，將我們從人類命運遙不可測的悲劇和日常生活的卑瑣中轉移出來，讓我們心靈中湧現出一種嶄新的存在模式，精神層面上的存在模式。

在人類的宗教存在模式中，心靈世界擺脫了天地萬物的束縛，由此獲得了精神的自由飛騰和詩意的氣氛，在超驗層面上把握了宇宙人生。在人類的藝術存在模式中，我們將天地萬物包容在心靈世界中，使精神變得無比豐富和充實，用全副身心在經驗層面上擁抱著世界。超驗的宗教是精神，經驗的藝術是詩。但是實際上它們都屬於精神範疇，同時又都具有飄逸的詩的氣質。確實，宗教是一種詩化了的精神，藝術則是精神的一種詩化了的表現形式。

第二節 發生學的考察

宗教與藝術對於人類從來都具有非凡的魅力，然而只有在科學和哲學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才會真正深切地感受到宗教與藝術的魅力。因為只有人類對外界和自身的認識達到了一定程度，

以至於在看到了自身可以發掘的潛力的同時也看到了自身不可逾越的極限，在建立起了征服自然的信心的同時也看到了在鐵一般的自然規律面前的無奈，人類才有可能不滿足於在現實的領域裡發揮自己的能力，才會真正感覺到，僅僅有物質層面上的努力還不足以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幸福。

對現實人生的這種深切體認使人類產生了超越的願望，而宗教與藝術則使得這種超越成為可能。然而我們對於宗教與藝術的這種功能的探索，並不能代替了對它們的發生學考察。我始終相信，倡導功能主義的偉大的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及其門徒們最大的失誤，就在於他們把人類文化活動的功能直接與它的發生學淵源等同了起來，在他們的學術視野中，任何文化因子所表現出的現實功能都直接暗示了它的起源。^②用這樣的方法來對我們日常生活中許許多多稀奇古怪而人們又多見不怪的文化現象作發生學的研究，看起來是一條捷徑，實際上卻很可能是一條錯誤的道路。當馬林諾夫斯基說文化所包括的一切工具和習俗，那些文化人特有的身體或心靈的習慣都直接或間接地滿足著人們某種需要時，他指出的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但是由於歷史的演化，同樣的一種工具或習慣，卻完全有可能甚至必然要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功能畸變現象。因為人類的身體和心靈的需要無限豐富而且變化無常，種種變化的無限可能性最終將導致文化範疇內的工具和習俗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產生不同程度的功能轉移。比如說衣服，如果從現代人的生活角度考察衣服的功能，除了某種特定的職業用途之外，大致可以將它看成是禦寒、遮羞和裝飾這三重功能相結合的產物；其中前兩種功能相比較而言顯然是更重要的也更現實的功能。尤其是寒冷的季節裡禦寒的功能佔據著主